



第九课 - 历史上的宣教方式

思考

- 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是如何向穆斯林们传福音的，结果如何？
- 我们应当如何与在穆斯林占主导国家里基督教教会共同努力？
- 为什么当穆斯林看到其他的穆斯林改信基督的时候会很难过？

课程目标

描述并解释基督教事工在穆斯林当中曾做过的尝试，包括：

1. 教会在向穆斯林传福音方面总体上努力的欠缺。
2. 以往福音外传的结果：以往穆斯林对福音显著回应的范例；穆斯林和穆斯林社会对改变信仰的反应；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MBB）的人权和受逼迫的问题。
3. 以往服侍的途径、影响和暗示，包括：过度使用辩护学来争论和辩护；为避免逼迫使改信基督的穆斯林脱离自己的社会；以及试图与伊斯兰国家境内少数古老的基督徒团体合作。

课程阅读

重点阅读：引言.....	182 页
向穆斯林传福音的途径.....	184 页
萨姆尔 茨维莫 (Samuel Zwemer).....	187 页
为何收效甚微？	190 页
基本阅读：历史上的宣教经验.....	191 页
世界关注一览表	196 页
基督徒对穆斯林应持态度的声明	198 页
是什么吸引穆斯林女性归向基督？	199 页
完整阅读：敢于按我们的信念行动.....	R51 页
改变信仰所带来的创伤.....	R55 页
完整阅读材料登载在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阅读和活动推荐.....	201 页

引言



教会在穆斯林世界作见证的记录有多少？我们对此应该如何回应？教会在过去的努力为我们今天向穆斯林传福音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条件。即便如此，我们决不能不愿承认和纠正过去的失败和错误。

自从穆罕默德时代以来，基督徒为向穆斯林传福音所作出的努力简直是少的可怜。遗憾的是，即使是在那些我们做过见证的地方，穆斯林们也总是把我们的工作和区域扩张、帝国主义以及战争这些包袱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教会用经济资助和雇佣的手段从穷人们当中“收买”改变信仰的人。

事实上，基督教的福音外传总是与不同的动机混杂在一起。十字军结束很久后，政治和经济继续左右着事工策略。即使是在今天，穆斯林还是把许多善意宣扬福音的努力和殖民主义以及西方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文化优越性的态度给我们的美好工作埋下了隐患：作为“证据”，穆斯林宣称西方军队好管闲事的行动常常压过了基督仆人静悄悄的努力。不过今天在穆斯林中间进行的福音工作远多于三十年前，而且这些见证正在竭力地改变以往的误解。因此，我们满怀希望。

过去，大多数福音工作倾向于非建立关系。工人们发放传单但并不生活在穆斯林中间，也不请穆斯林去他们家做客，或依靠他们的帮助。宣教士们经常用堆积如山的辩论攻击伊斯兰教是一个异端学说，试图说服穆斯林相信伊斯兰教的种种错误和低劣，而不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不过随着他们开始了解并欣赏他们的穆斯林朋友时，一些早期攻击伊斯兰教的工人后来成了道成肉身的见证辩护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萨姆尔·茨维莫）。

在过去，少数几位有胆量走入穆斯林群体的宣教工人当中，有许多集中精力帮助已有的少数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群体，比如在土耳其的美国人。工人们期望着能够动员这些当地的基督徒起来与他们周围的穆斯林分享福音，这个方法只在几个案例当中有用，但是大体上果效甚微。为数不多的几个教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碍：逼迫、种族主义（他们自己的和穆斯林的种族）、对苦难的恐惧和人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文化形象制造信徒的倾向。虽然传统基督徒在文化上和地理位置上来讲与穆斯林生活的很接近，但是他们却各自保留在自己的群体之中；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小心地避免与穆斯林接触。结果就是大多数宣教工人对这些教会或者他们周围的穆斯林群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策划今天福音外传的策略时，我



在伊斯兰社会长大

我们不能忽略现存的教会，也不能想当然的以为我们建造他们就会使他们给穆斯林邻居传福音。

存在着这样几个基督徒特例——他们在最初伊斯兰历史的 14 个世纪里在穆斯林当中进行了颇有果效的工作。学院派的途径是，一旦基督教的服事工作在穆斯林土地上固定下来，他们就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建立最初的现代化大学和医院。然而，在这些穆斯林群体中间的机构毕生敬虔地付出并不总是会转化为见证。在这个时期，少数接受基督的穆斯林受到逼迫的时候被得到鼓励离开他们的家庭并更名改姓。有些甚至被要求诅咒穆罕默德并踏在古兰经上作为受洗的先决条件。即使是在今天，阻碍穆斯林接受福音的绊脚石通常并不是耶稣或十字架，而是信徒必须要完全弃绝本族文化而成为自己社会中的外来者。改变信仰被看作一种摒弃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反叛，与社会的决裂，而不是通过在基督里由内自外的一种转变。

不过许多先前在穆斯林当中做见证的方法今天仍然适用。尽管福音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可能已经不再是策略重点了，穆斯林们还是需要母语的圣经。与穆斯林和平之子们（路加福音 10：5-9）之间的圆桌会议和长期的友谊为培养在耶稣基督里的 MBB 团体提供了保证。基督教宣教士们过去常常倡导着世界提高人类生存条件、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主张。他们的典范应该由今天的基督徒们继承并发扬下去。

自从 1967 年六天的阿以战争、1973 年欧佩克造成的石油危机、1979 年伊朗革命后，伊斯兰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另外，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有几个事件标志了基督教见证在穆斯林中间的一个转变：世界福音宣教洛桑会议（1974），格伦

艾瑞穆斯林宣教磋商会（1978），茨维莫穆斯林研究院建立（1979），以及几个新宣教机构的形成，包括先驱者（1979）和前沿者（1982）。这些事件以后，基督教面向穆斯林的福音工作变得更为广泛和富有建设性了。尽管仍是不多见，但现在穆斯林遇上一位耶稣的见证人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首先我们尊敬早期在穆斯林中间的宣教士们的榜样和遗赠。他们的勇气和信实不断地激励着我们，他们顺服地担当基督的苦难，直接孕育了今日事工的信实：他们服事、受苦、甚至为基督献上生命（见歌罗西书 1: 24）。他们，如基督一

样，洒热血，为要看见穆斯林们归主。同时，真主呼召我们总结前辈的教训（正如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会总结我们的教训一样）。我们应该效法他们的信心，从他们的工作中学习，并仔细思考查验他们的推测，以避免他们的失误，用既适应当地文化又符合圣经的方法服事穆斯林。

-- K.S., 编者

深入学习

Colin Chapman, 《伊斯兰和西方：冲突、共存，或转变》



耶稣的死

普遍接受的一个穆斯林观点是耶稣并没有经历人类的死亡，而是活在一个属天的身体里。最流行的理论是耶稣没死在十字架上，是另外一个人代替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其他理论认为耶稣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但却没死（昏厥过去），或者钉死于十字架只是一个传说。（深入学习请见第 8 课完整阅读《耶稣的受难》，www.encounteringislam.org/readings）。

又因为他们说：“我们却已杀死麦尔彦之子麦西哈·尔撒，真主的使者。”他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为尔撒而争论的人，对于他的被杀害，却是在迷惑之中。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认识，不过根据猜想罢了。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不然，真主已把他提升到自己那里。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古兰经 4: 157-158）

在原文中，“他们”指犹太人；古兰经反驳犹太人声称是他们杀死了耶稣。古兰经里其他的经文似乎暗示耶稣是死了。

当时，真主将说：“麦尔彦之子尔撒啊！你曾对众人说过这句话吗？你们当舍真主而以我和我母亲为主宰。他说：我赞颂你超绝万物，我不会说出我不该说的话。如果我说了，那你一定知道。你知道我心里的事，我却不知道你心里的事。你却是深知一切幽玄的。”（古兰经 5: 117）

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寿终，要把你提升到那里，要为你澄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然后你们只归于我，我要为你们判决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古兰经 3: 55）

1. 见评论脚记第 664，《圣古兰经的意义》第 236 页。
2. 大多数其他翻译避免翻译“maut”这个阿拉伯语动词，意为，死或灭亡。

源自：Annee W.Rose, www.frontiers.org

向穆斯林传福音的途径

作者: John Mark Terry

John Mark Terry 博士是南方浸信会神学院事工与福音学的 A.P.Stone 教授。之前, 他从 1976 年至 1989 年在菲律宾宣教。

选自 John Mark Terry 的《向穆斯林宣教的方法》, 刊登在第 32 期《福音事工季刊》2 号上, 第 168-173 页。经允许使用。www.billygrahamcenter.org/emis



基督教与伊斯兰的交锋自从穆罕默德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履行基督传福音的大使命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苛刻到温和, 从失败到复兴, 其结果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本篇文章简要的从历史角度回顾五大类向穆斯林宣教的不同方法或途径。在这些尝试过的范例当中, 本土化看起来是最好的办法。然而, 最合适的途径可能是按照每个情况从各个范例中选择最适宜的因素。

1. 辩论方式。在十八、十九世纪, 一些宣教士们, 像是 Henry Martyn, Karl Pfander 和 St. Clair Tidall, 试图以公开辩论的方式赢得穆斯林。他们也在集市上讲道, 并印刷了英文和当地语的辩护学和争辩学读物。他们的方法在使人悔改方面从来都不太成功, 而且通常会激起穆斯林对基督教更强烈的反感。这个模式现在用的很少。其早期倡议者经常在殖民地政府的保护下工作。今天, 大多数穆斯林国家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即使偶尔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被说服, 或者一个基督教传道人因为其精彩的演说让人们更尊重他, 却不会动摇大众的伊斯兰信仰。辩论作为一种传福音的方法与对

话(如下所讨论)作为一种建立友谊的方法大相径庭。

2. 传统的宣教榜样 萨姆尔·茨维莫(1867-1952), 这位“穆斯林的使徒”, 是最先使用这个方法的人。在他早年服事中(1890-1916), 他更倾向于对抗。在他的《伊斯兰教的瓦解》(1915)和《穆罕默德或者基督》(1916)两本书中, 他号召了“彻底取代”, 使伊斯兰拥护者完全弃绝伊斯兰教。然而, 后来茨维莫采纳了更符合人类学和以基督为中心的途径, 在写作中更同情穆斯林作为寻求真主的人, 但仍保持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态度。¹

茨维莫相信福音宣教必须强调基督的道成肉身、受难和成为中保。福音工人必须号召穆斯林悔改, 把生命交托给基督, 并参加教会聚会。后来若干年中, 茨维莫提倡向个人和小组作见证, 并建议他的学生致力于友谊宣教。他相信人的个性是交流福音的最佳桥梁。² 茨维莫这位多产的作家成为了众多福音传道者所效法的榜样, 他们创作出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 尽可能广泛地发放圣经, 并通过广播和圣经函授课程的形式宣传福音。

传统的模式源自西方的教会。宣教士们告诉皈依者要断绝与伊斯兰的关系, 公开参加教会。茨维莫反对皈依者应尽量留在清真寺以影响其他穆斯林的想法。³ 这一方法受到的主要批评使其收效不佳, 而且太西方化了。但是维护者认为这个模式完全符合圣经, 并继续满有信实和盼望的撒播福音的种子, 期待将来终会结果。他们认为果效甚微要归结于政治、历史和社会等其它不可抗力的因素。



见证的持续流失

十年间, MBB 总数的缩减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其原因在于:

- 移居别国以逃离逼迫、找到工作, 或摆脱其父亲和文化的憎恨。
- 离开家庭或者选择独身也不愿嫁/娶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 与外国人结婚并移民。
- 由国外宣教工人带离本国(为工作、学习)。
- 家庭安排与一个穆斯林结婚, 孩子由配偶作为穆斯林培养或者孩子被家庭或政府带走。
- 由于对苦难和逼迫的恐惧不见证或否认信仰。
- 因非见证的原因受苦难。

总的来说, 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被疏散, 近百分之八十在国外受教育, 而且多至百分之六十与外国人结婚, 剩下仅仅百分之五的 MBB 在本族文化里做见证, 培训下一代信徒, 并组成生儿育女的信徒家庭。

源自: Nik Ripken 的作品。Nik 从 1984 年起和家人一起在非洲服侍。Nik 目前为服侍北非和中东地区人民的策略咨询员。

3. 机构模式。几个主导的福音事工组织都采用这种模式：长老派和公理会希望通过医院、学校和孤儿院赢得穆斯林；南方浸信会的国外事工委员会已经在阿拉伯国家开设了三家医院，并在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了学校和孤儿院。其想法是通过爱、同情和谦卑可以推倒任何偏见之墙。一些宣教学家坚持我们应该派遣更多的教师、医生、护士和农业专家的观点，因为这些人所行的要比所说的更具说服力。⁴

机构模式持续有效，由于这些机构是克服偏见、赢得倾听福音机会的一个好方式，而且，在一些国家，比如说也门，是唯一允许基督徒存在的国家。然而，各机构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给维持工作增加了难度，而且各政府正在接管许多他们的服务项目。

4. 对话式。这个方法是由 Temple Gairdner (1873-1928) 首先尝试，然后又由 Kenneth Cragg 发展完善的。对话是由真诚的爱而发，寻求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和解。其目的有四方面：了解穆斯林的信仰，并在了解他们文化的基础上体会他们的信仰；在真诚友谊的基础上建立联系和交往；学习如何向穆斯林作见证；并最终把穆斯林们带入基督的救赎。⁵

千万不要将这种方法与那种由一些普救派团体赞助的汇合普救论的对话混为一谈。宣教士们并不放弃信仰：他们肯定自己的信仰，并设法更加了解穆斯林。

5. 本土化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宣教工人采用与文化相称的方法以穆斯林可以接受的宗教和文化形式展现福音。这个方法时刻谨记“十字架的攻击性”，尽力避免可能引起反对的刺激性因素。⁶它要求宣教工人在生活方式、敬拜形式、神学用词和策略上做以相应的改变。

- 本土化的建议者提出这种向穆斯林宣教的模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策略：
- 首先，应该与穆斯林领导们建立交往联系，以减少公众反对的可能性。



1952 在沙特阿拉伯讲课

- 群体中的观点领袖，不包括那些社会极端分子，应该是见证的主要对象。
- 初始对话中心应该是家庭、亲属和朋友群体，而不是个人。
- 开始只应该介绍基本的神学概念。
- 必须允许发生改变所需的充足时间。⁷
- 鼓励新信徒声明与伊斯兰脱离关系并不可取。最好是“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哥林多前书 7：20）以影响他/她的同伴。
- 在许多情况下，应该推迟洗礼好让信徒们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其它穆斯林。信仰的承认应该是公开的，但洗礼在一些国家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
- 应该审视万物有灵论的实践以便于找出其原因，并提供有助福音宣教的联系点。⁸

总体来说，那些不允许其他福音事工存在的阿拉伯国家需要机构模式。对话式为不同情况下向穆斯林传福音提供途径。传统模式以教会为重既符合圣经也应该得到强调。本土化方法，基于人类学的洞察力，为真正的本地教会提供了必需的改革。



跟随羔羊

我们能信靠真主、让福音的和平信息以最好的方式在穆斯林中间作见证吗？福音的本质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是软弱和牺牲。我们能“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他吗？”（启示录 14：4）

Gordon D. Nickel, 《在穆斯林中间作和平的见证》，第 106 页。www.mph.org/hp

一个好策略的特点

在试图描述一个有效模式并谨记穆斯林文化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的过程中，我吸取了每个模式的因素。没有任何一种策略可以适合所有的环境。一个向穆斯林宣教的策略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教会

任何一个模式都必须以教会为重。正如 Kenneth Cragg 所说的，“人不会进入一个无教会的基督里面。”⁹ 然而，教会必须实现本土化。一个模式如果不能把新信徒带入一个可以喂养其成长的教会就是一个失败的模式。

2. 敬拜

成功的模式应该强调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敬拜。形式不同，比如说，在非州和在亚洲的敬拜就不一样，但是本土化是关键。

3. 古兰经

宣教人员应该使用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作为解释福音的助跳板，自由的使用阿拉或以萨这样的名称。

4. 生活方式

穆斯林国家的宣教人员必须为福音的缘故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宣教机构应该测验参加这些服侍的候选人的心理适应能力。

5. 伊斯兰

新宣教工人应该有几年的时间学习伊斯兰教和他们将要被指派去的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精细的准备和合理的期待会减少宣教工人中途退出现象并提高工作效率。

1. 同上，第 195 页。
2. 萨姆尔·茨维莫，《新月旗上方的十字架》，第 261 页。
3. C. George Fry 和 James R. King 《伊斯兰：一项对穆斯林信仰的调查》，第 133 页。
4. Ray G. Register Jr., 《与穆斯林对话和信仰见证》，第 11-12 页。
5. Bashir Abdol Massih, 《向穆斯林作道成肉身的见证：耶稣、保罗和早期教会的榜样》，第 1-8 页。
7. Phil Parshall, 《穆斯林宣教的新道路》，第 92-93 页。
8. John D.C. Anderson, 《向伊斯兰的宣教途径：基督教还是异端？》，第 295-299 页。
9. Kenneth Cragg, 《清真寺门口的凉鞋》，第 143 页。
10. Frank Khair-Ullah, 《在穆斯林中间宣教》刊登在《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第 824 页



在基督里完全

奥马尔小时候是在一个贝都因群体中生活的，成天看管山羊和骆驼。当他父亲意识到在沙漠里生活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候，他举家搬到了城里，好让儿子们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奥马尔是他们部落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身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很快成为了伊斯兰青年党的领袖。那些年里，他一直接受着一位基督徒慈爱恒久的见证，甚至有一次奥马尔把他打个半死，这位基督徒也没停止对奥马尔的关心。奥马尔接受了读圣经的挑战后认识了基督。

转变之后，他受到了家庭的逼迫，被判死刑，也被投入监狱。奇迹般的得释放后，他应邀在另一个国家避难。一个圣经学校提供了奖学金使他完成学习并获得学位，后来被授予圣职。他目前在两个阿拉伯语教会里担任牧师的职务。

最开始的时候奥马尔痛恨穆斯林，但真主开始鼓励奥马尔爱他的穆斯林家庭和朋友。他先是对原谅那些他觉得欺骗他的人有很大的挣扎。由于他的顺服，真主在奥马尔的心灵里浇灌了对各地穆斯林的强大的爱。从那时起，他一直四处旅行教导并培训了不同国家的上百名 MBB。他劝解、训练他们出于对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感激，原谅穆斯林并向穆斯林们做见证。奥马尔转了一整圈后回到了原位并充分说明了灵命成熟的含义。“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歌罗西书 1: 28）。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 1: 2-4）

源自: Annee W. Rose, www.frontiers.org

萨姆尔·茨维莫 Samuel Zwemer

作者: Ruth A. Tucker

Ruth Tucker 是一名宣教历史学家, 任教于科尔文圣经神学院, 曾先后著 13 本书。

选自 Ruth Tucker 的作品《从耶路撒冷到伊里安查亚: 基督教宣教事工历史传记》, 第 276-280 页。经允许使用。
www.zondervan.com

自 19 世纪末期起, 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志愿者足迹踏遍了世界的许多地方。他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然的投入。正是这个特点激励了在伊斯兰世界的福音宣教工作, 特别是在那些对基督教非常抵触的地方。第一次显著的基督教在穆斯林中间宣教的运动发生在十三世纪, 由 Raymond Lull 领导。当时的基督徒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关注向穆斯林宣教而不是向他们宣战。之后的几个世纪以来, Stephen Neill 说, 这块“穆斯林土地”被“基督教宣教机构完全忽略了, 特别是与那些出产更丰富的禾场比起来。”¹ 十九世纪末期, 一个“标志着基督耶稣的信仰和穆罕默德的信仰真正对抗的开端”² 的时期, 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英国圣公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进入该地区, 其他的宗派也迟疑地跟随着进来; 但唯有萨姆尔·茨维莫, 一个最初没有任何宗派支持青年志愿者, 协调了穆斯林宣教工作, 并把世界的关注聚集到穆斯林人民身上和他们对基督的需要上。许多其他的学生自愿者, 包括 W.H. Temple Gairdner, Paul Harrison 还有 William Borden, 也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这份最艰难也是回报最少的宣教事业。

萨姆尔·茨维莫, 这位“伊斯兰人民中的使徒”, 1867 年出生于密歇根州的霍兰德, 是全家十五个孩子中的第十三个。他父亲是一名改革派的教会牧师, 所以对萨姆尔来说, 随着他的成长, 加入基督教服事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他存活下来的五个弟兄当中, 有四个加入了教会工作, 他姐姐, 妮丽·茨维莫, 作为宣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当茨维莫就学于霍普大学的时候, 感觉到了国外侍奉的紧迫性。他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在 Robert Wilder (与那位激励 John R. Mott 和赫蒙山百位志愿者的热衷宣教事业的弟兄为同一位) 充满说服力的劝说下, 他和他七名同学中的五名自愿者参加了国外宣教的事工。

缺少教派支持和缓慢的进程

完成神学院学习和医疗培训后, 茨维莫和一位神学院同学詹姆士·康丁向改革派委员会申请去阿拉伯世界服事; 但是他们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觉得那种宣教事工是“不切实际的”。这两位热衷于此的青年并没有气馁, 他们组成了自己的宣教组织: 美洲阿拉伯宣教会, 并开始募集资金, 茨维莫旅行了近四千英里, 拜访了“俄亥俄州以西我们教派几乎所有的教会,” 康丁则在以东地区拜访教会。他们委派的方法非常独特, 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筹集资金, “茨维莫

请求康丁的支持, 而康丁则请求茨维莫的支持。‘牧师们的呆滞’, 茨维莫写道, ‘是极大的阻碍,’ 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恼怒的事: ‘上个安息日下午我宣讲了关于宣教的事, 尽管他们没允许我挂上我的图表, 因为是星期天! 这间教会还有一所歌唱学校, 礼拜结束后给年轻人上课, 关于“言行一致呀, 你实在是珍贵啦”, 但有真主的帮助我没有图表也能讲, 而且我也确实讲了。’”³

1889 年, 康丁的旅行结束了, 他坐船前往阿拉伯半岛, 茨维莫于 1890 年也随后到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并没有被他们的教会领袖所忽视, 1894 年美洲阿拉伯宣教会受邀与在美国的改革派教会联合起来。缓慢的进程和茨维莫宣教的最初几年在波斯湾地区所面临的对抗并没有使他泄气, 反倒更证实了他所预期的。一开始的时候, 他和康丁与圣公会的宣教士们住在一起, 但是那对圣公会的夫妇俩搬走后, 除了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皈依者与他们一起工作外, 他们就完全靠自己了。但这个年轻人在短短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过早的去世了, 这使得工作遭受了一个沉痛的打击。

“购买”妻子

1895 年, 作为一名独身的宣教士经过五个孤独的年头后, 茨维莫爱上了艾米·韦克尔女士, 一位来自英国、由圣公会教会宣教协会资助的宣教士护士。但是正如他的福音宣教工作一样, 他的恋爱和婚姻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先不说教会宣教协会“对于他们的年轻女宣教士有男性朋友的极其严格的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他们的婚姻面临着更大的路障, 特别是对一个年轻而又财力有限的宣教士而言。“的确,” 茨维莫传记的作者写道, “教会宣教协会并挣扎着放弃他们的奖赏。正如大多数协会的惯例一样, 如果一个新人在其工作场所不能停留一定时间的话, 差旅费的一部分必须要返还给他们。遵守这个规定是很必要的, 所以萨姆尔·茨维莫以真正的东方做法买下了他的妻子。”⁴

在困难中坚持

1897 年坐船回到美国休整后, 茨维莫夫妇回到波斯湾在巴林岛上的穆斯林中间工作。他们发放福音读物, 在公共过道上和私人家庭里传扬福音, 但是他们几乎没收到任何积极的回应。居住条件进一步使成功的事奉努力变得复杂化。在空调还没被发明的年代, 那份炎热简直令人无法忍

受：“阳台最阴凉的地方的温度也有华氏 107 度（约摄氏 41 度）。”个人的悲剧也影响了他们福音工作。1904 年 7 月，茨维莫的两个小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在八天内先后离世。尽管痛苦艰难，茨维莫却在他的服事当中觉得满足，而且五十年后他回首这段经历时说道：“那段时间纯粹的喜乐都重赐给我。我很愿意再重新经历一次。”⁵

截至 1905 年，茨维莫的阿拉伯宣教事工已经建立了四个站点，而且，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皈依后的信徒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宣称他们新找到的信仰。

旅行和为穆斯林事工招募

1905 年茨维莫回到美国，他四处旅行并代表穆斯林事工做演讲。他积极地募集资金，回避任何形式的戴德生的不公开经济上需要的理论。接着，在 1906 年，他担任了第一届在开罗召开的伊斯兰福音宣教大会的主席。在美国的时候，茨维莫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请求他担任学生志愿者运动的秘书，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职位。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改革派委员会海外福音事工的实地秘书，他的时间也被旅行和演讲占满了。与他在穆斯林中的工作不同，这项工作激发了热烈的反应，许多学生响应了去国外宣教的号召。然而，茨维莫却迫切地想要回到他在阿拉伯半岛的岗位上；1910 年，伟大的爱丁堡福音宣教大会和一次返回美国的旅行后，茨维莫再一次乘船前往巴林岛继续他的工作。

茨维莫的妻子和他们两个最小的孩子陪伴他回到了海湾地区，但并没停留很久。两个较大的孩子在美国的生活安排并不尽人意，两个年纪小的孩子在巴林的教育也成问题。因此，艾米返回美国照管家庭事务。这种环境使家庭，如茨维莫描述的，“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妻子和孩子回国，会有人说这个宣教士不爱他的妻子，不然不会让她这样离开。如果孩子被留在老家，他们会认为父母忽视他们的孩子。如果丈夫和妻子在家乡休整的时间稍长一点儿的话，又会有人指责他们忽略在禾场上的工作。”⁶

回到禾场上之后，茨维莫发现很难让自己重新进入工作状态。有许多事情需要他来领导，计划会议和演讲的工作常常把他调离岗位。接着在 1912 年，他接到位于埃及的长老会联合事工的一个电话。长老会联合事工是由同样位于埃及的教会宣教工人协会临时调派的。电话要求他迁往开罗并协调面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福音宣教工作。尼罗河宣教通讯社，以其分发给穆斯林的文学读物而著名，以及 YMCA 和开罗美国大学也加入这个呼召之中，这样一来茨维莫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萨姆尔·茨维莫 Samuel Zwemer (1867-1952)

在开罗服侍

在开罗，茨维莫找到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在这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急切地等待着听到这位令人钦佩的西方宣教知识分子的演讲。茨维莫每个星期都要在大学的校园里花费许多个小时时间，用 Sherwood Eddy 的话讲，甚至“赢得了与 Al-Azhar 穆斯林大学那些骄傲而又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们接近的机会。”⁷有时他主持的会议有近两千名穆斯林在场，但是真正的谈话却很少，而且敌对的情绪仍然紧张。

有一次由于非法在大学生中间发放小册子，他被迫离开开罗，但这个事件却促使一名学生改变了他的信仰。在他的班级前，一位恼怒的教授把茨维莫的一个小册子撕了个细碎。但有一名学生却好奇地想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册子却会引发如此的愤怒，于是他后来把碎片都拾了起来粘在一起，随后他改信了基督教。

在开罗的第一年，茨维莫得到了一位新伙伴，威廉·波登，他听过茨维莫的布道，在“普林斯顿宣言”上署名，成为耶鲁大学的年轻学生志愿者。波登的谦卑和骑自行车在开罗的街道上散发小册子的小册子让人难以相信他含着金汤匙出生，是庞大的波登家族财产的继承人。在他冒险踏上这片福音禾场之前，曾经向各种基督教组织捐赠了成千上万美金的资助，虽然，他拒绝向给自己买一辆汽车的诱惑低头，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奢侈。”他一心一意的目标就是要倾其一生

做一名宣教工人。他真的这样做了，尽管他的时间很短暂。在开罗工作了四个月，他突患脊髓炎而去世。

茨维莫以开罗为总部有 17 年的时间。从那里他的足迹踏遍世界，参加会议、筹集资金，并在印度、中国、印度支那和南亚的穆斯林中间开展工作。茨维莫的福音宣教方法结合了传统福音传道和当代学生志愿者独有的“分享”的概念。他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应对穆斯林：一边分享他自己的信仰（一个相当保守的神学）一边学习他们的信仰，总是表现出对他们最大程度上的尊敬。尽管他带领归主的人数不多，在他近四十年的服事中可能不到一打，但是他在帮助基督徒意识到向伊斯兰人民传福音的需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表明需要

1918 年，茨维莫收到了一份非常诱人的加入普林斯顿圣经神学院的邀请，但是他继续在开罗工作的紧迫性实在太重大了，他回绝了这个邀请。1929 年他的工作已经完全扎下根基，当普林斯顿再次打电话邀请他的时候，他终于安心地离开了，并开始了做为宗教历史和基督教宣教学习主席的新事业。

除了教学以外，茨维莫还不断地演讲和写作。他编辑《穆斯林世界》近四十年之久（“在英语世界中最具威望的新闻周刊”，据 J.Herbert Kane⁸），他还撰写了成百册福音小册子和近五十本书。

茨维莫晚年精力充沛，思想活动活跃。有一次，一位旅行伙伴不情愿地回忆他和茨维莫一起度过的一个晚上：“他每次在床上躺不到半个小时就得起来。然后，灯就亮了；茨维莫会起身下床，拿一些纸和一支铅笔，写下几句，然后再躺下。我眼皮刚沉的时候，茨维莫又起来了，灯又亮了，再写一些笔记。再躺下。”⁹

在其一生中，茨维莫面对了悲剧和艰辛。他哀悼了他小女儿们的离世，亲密同事的离世和两个妻子的离世（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 1937 年，第二个死于 1950 年）。然而，他仍保持着非常高兴的情绪和乐观的态度，而且总是有时间逗乐开玩笑。有一次，他在密歇根州戈兰德拉比市的一个餐馆里讲的笑话实在太“滑稽搞笑”了，领班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他积极享受了生活中轻松的一面，而且，从许多角度来说，他的性格使他适应了伊斯兰世界艰苦的土地上多年的磨难。

尾注：

1. Stephen Neill, 《基督教福音宣教历史》，第 366 页。
2. 同上。
3. J.Christy Wilson Jr., 《伊斯兰中的使徒：萨姆尔·茨维莫传》，第 23 页。
4. 同上，第 47 页。
5. 同上，第 43 页。
6. 同上，第 234 页。
7. 作者没有标明出处。
8. 作者没有标明出处。
9. 同上，第 81 页。



信仰的高昂代价

阿里参加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叛乱组织，曾被捕，现在还有因逃跑所挨的子弹疤痕。他逃到了另一个国家，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些 SIM 宣教工人。他对英文版的《耶稣传》这部电影十分着迷，后来找到了其本族语的版本后，就开始邀请越来越多的朋友和他一起看。最后，他宣布自己成了一名基督徒。

从那时起，阿里的麻烦就开始了。他的穆斯林邻居拿走了他所有的财产并给烧了个精光。他们把他从他的家赶了出去，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在一堵泥巴墙的后面用一个纸壳箱搭了个棚子。最后，逼迫他的那些人发现了他的脖子，在他的脖子上绑了一根绳子，把他拖到了一块空地上对他拳打脚踢，并用木棍打他，直到他不省人事为止。然后他们又把一块大石头砸在他背上，把他丢在路中间。过路的人把他带到警察那里，可是当警察得知他是一名从伊斯兰皈依基督教的人之后，拒绝帮助他。最后，一些朋友把他抬回了那名宣教工人的家里。

穆罕默德，一位已经相信福音是真理的穆斯林，听说了阿里的遭遇。他犹豫起来，自己还应该成为一名基督徒而面临阿里的遭遇吗？

源自：Howard Brant, www.sim.org

为何收效甚微？

作者: Dr. Greg Livingstone

Dr. Greg Livingstone 博士建立了前线 (Frontiers) 事工会, 一个致力于通过在穆斯林未得之民中间建立教会来荣耀真主的宣教机构。他任职于 Operation Mobilization, 在印度、中东和欧洲服事了十四年, 后又任阿拉伯世界宣教组织的主席六年。



为什么在穆斯林中的先驱教会植堂运动最近才达到了真主对教会要求呢？

- 宣教组织认为复兴在穆斯林国家的古老教会里更为重要：他们的意图是其带来的本国信徒会转而向穆斯林们宣讲福音。结果是他们不但无法建立新教会，而且，可悲的是，西方的宣教工人低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数个世纪以来当地教会对穆斯林所怀有的怨愤不可能靠简单的教导或规劝就可以克服。
- 殖民地统治者，接管这些穆斯林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决意要阻止针对穆斯林的福音宣教工作以保证不会激怒其穆斯林人群。因此，教会植堂者们只好改道面向这些土地上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部落民族。
- 传统上，宣教组织只向那些提供“传教签证”的国家派遣工人。穆斯林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签证！

为什么在穆斯林中间已经做的工作果效甚微呢？

- 因为圣经教导的是真主所有的子民都属于他的一个大家庭，非穆斯林的教会使任何 MBB 脱离他们的原文化，也因此束缚住了对那些穆斯林的见证。
- 从历史角度看，基督徒曾要求穆斯林否认他们的文化，迫使他们通过不参加穆斯林仪式和家庭聚集使其父母和家族蒙辱。穆斯林一直不愿意把他们的效忠对象改为一个似乎陌生而又反对他们的本族文化和习俗的基督。
- 直到近年来，圣经才被翻译成穆斯林使用的一些语言。因为：拥有圣经曾是非法的；人们也无法买到翻成本族语的圣经，或者没有足够愿意把圣经翻译放在首要位置上的工人。

- 数个世纪以来，大多数所谓的向穆斯林们所做的见证只不过是针对耶稣的性质，三位一体和穆罕默德预言的真实性的神学辩论。任何对穆罕默德本人或其重要性的质疑都会彻底消灭穆斯林客观的听取福音的能力。
- 在 Henry Martyn (死于 1812 年) 之前，大部分说服穆斯林改变信仰的努力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从根本上关心他们目前的状况或为他们的永恒终点有负担。今天，穆斯林依然把我们宣讲的福音当成西方的思想宣传。
- 很少有穆斯林认识一个会说穆斯林本族语的基督徒朋友，对他既有真主那种吸引人、令人放松的爱，又有对朋友真正的爱，还有对他/她的需要和灵魂的关注。
- 一段时间以后，基督徒搬到当地穆斯林群体中居住，与穆斯林成为好朋友，甚至是拥有互相信任的友谊的范例也很少见。
- 另一方面，事实上，古兰经警告穆斯林不要与基督徒成为亲密的朋友，否则他们会偏离伊斯兰的正道。
- 在试图帮助穆斯林认识圣经真理的少数基督徒当中，大多数人对穆斯林的语言不够了解，也不足以教导他们圣经。
- 大体上来讲，在穆斯林主导的国家里，基督教敬拜仪式通常不以穆斯林语言进行，也不适应当地的文化，可能甚至对穆斯林寻求者来说是极其不敬的。

许多在穆斯林中间的工人是学者、教师，在学术上很有恩赐，但在传福音上却恩赐较少。在福音宣教方面有恩赐的仆人，有些宣教历史学家认为，去了那些他们可以自由公开的传扬福音的地区，比如南美洲和菲律宾。

- 生活在贫穷人中间，对属灵问题更为开放的穆斯林一直以来令来自富有国家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宣教工人们觉得难以应付。
- 对快速宣教、医疗辅助和教育方面的侧重只能剩下宝贵的几名工人可以进行详尽的、需要大量时间的门徒培训。
- 很少有支搭帐篷者能够一边完成全职工作，学好语言，照顾家庭，一边又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把穆斯林培养成坚定的门徒。
- 来自穆斯林文化的威胁感，以及对穆斯林文化彻底的恐惧感，仍然使大多数宣教工人心里不愿意生活在穆斯林中间。



第 9 课重点阅读材料到此结束。



我如何能够继续作见证？

一位年轻的 MBB 坐在贝鲁特附近我的家里对我说：“大卫弟兄，我如何能够继续为我主耶稣作见证呢？我已经赢得了三个朋友归主，但是他们每一个都被他们的家人杀了。我自己的家人也三次想要杀我，但是每次主都让我逃脱了。”我只能和他一起掉泪，鼓励他跟随主的指引，顺服主的话语，让圣灵带领他。

源自: David King, 南方浸信会国际事工委委员会, www.imb.org

历史上的宣教经验

作者: Lyle VanderWerff

Lyle VanderWerff 博士曾在科威特服侍。目前他就职于艾奥瓦州的西北大学，担任宗教学教授和国际留学生部主任的职务。

选自 Lyle VanderWerff 的《以往的宣教经验：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得到的宣教学观察的实验室》，第 75-79 页。经允许使用。www.ijfm.org



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历史为那些矢志要完成大使命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汲取丰富经验的实验室。教会可以仔细研究自公元 622 年起历代历代的记录。过去何时教会在伊斯兰教徒中间见证有果效，何时奉着基督的名使男人、女人与真主重新和好的工作上失败了？这是一个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的喜忧参半的记录。在这个简短的学习中，我们会侧重学习这些经验中的几点。

伊斯兰的形成时期

促成伊斯兰崛起的原因之一是教会对“阿拉伯的忽视”（萨姆尔·茨维莫和詹姆士·康丁的时代，美国新派教会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阿拉伯的沙漠和城市被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些穆罕默德的先人和同辈人的灵魂饥渴的教会一掠而过。有一些基督教团体，比如阿拉伯部落的伽萨尼德和波斯部落的拉克米德，但是这些团体并不是通往福音的桥梁，反倒更像障碍制造者。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巴林岛、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曾向阿拉伯人传福音。尽管众所周知，一些穆罕默德早期的门徒在逃亡至埃塞俄比亚后接受了基督教。然而，阿拉伯的中心地区只接受到了那个信

仰异端的偏激表述，而穆罕默德则继续他的寻求之路。

由于伊斯兰教在其第一个世纪里的迅速传播（622-722 年），穆斯林大胆地从各种文化中借鉴，把许多内容纳进伊斯兰地区（伊斯兰之家）的习俗中。伊斯兰教继续从其它国家和地区，包括叙利亚、埃及、北非、西班牙、东土耳其、亚美尼亚、美索布达米亚、波斯、印度北部和其它亚洲联系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吸取内容。

虽然穆斯林哈里发和军队将军们都是权利掮客，他们坚持不投降就处死的政策，很快就束缚住了顺民（目标人群和受庇护的人群）。根据乌尔马盟约，顺民必须每年缴纳赋税。这些从属的条款严重制约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如此之多的知识、宗教讨论和技术都被融入进了伊斯兰地区的文化之中。

双方的误解

从伊斯兰兴起之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误解就已经形成了。起初，穆罕默德发现所有坚持一神论的人都和宗教狂热分子一样，但他和犹太人在麦地那的争论引发的仇恨影响了与外界的接触。由于他自认为也在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后裔之列，他向麦地那的犹太人提出了直接的控诉。当他们断然回绝他时，敌意增加了，他以驱逐他们或杀死他们的男性领袖为回报（Banu Qurayza 就是其中的一个部落）。他指责犹太人败坏了圣经，尤其是在那些不同于他得到的启示之处。虽然穆罕默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已经恶化，但是他恳求人民以一种更为和解的姿态对待基督徒和其他“诵读圣经的人”。早先，他曾敦促他的追随者把基督徒当成朋友。（古兰经 5: 82）



分享真主为你所做

当我在一个欧洲国家分发新约圣经的时候，一个名叫卡雷德的年轻人跟我争论起新约圣经的可靠性和伊斯兰的优越性。我开始解释真主的能力是如何超越人的能力。“真主把他的两个信息都告诉了我们，一个是引支勒，一个是他的使者，尔萨。如果没有真主的允许有谁能改变他的话语呢？”

当卡雷德继续争论的时候，我默默地祈求真主给我智慧，并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喝杯可乐。我们享受着饮料的时候，他说他正在第二遍阅读古兰经。我描述了自己与耶稣的经历：我曾有多么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但是基督融化了我心中的恨，给了我一颗祷告的心，使我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然后我分享了我是如何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以及他又如何赦免了我的罪。

“我一直读古兰经但是我却没能找到如何去除罪的办法，”德承认道。“那是因为耶稣是罪的良药，”我解释道。“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是唯一能够消除罪的惩罚办法。”卡雷德看着我，然后问：“我要一本引支勒吗？”

如果我当时继续争论而没有请他喝可乐而把我们的谈话转为一个更加自然、更个人的见证的话，情况会怎样呢？当你与一位穆斯林分享信仰时，求主把他曾经为你成就的事放在你心里：一个回应了的祷告，一段安慰的经文，或者是在失败当中慈爱的指引。把这个作为你的见证吧！

源自: Fouad Masri, www.crescentproject.org

起初，穆罕默德试图保护基督教领袖们以及敬拜的场所。但是，随着伊斯兰势力的政治扩张，这些自由也被削弱了。前四位哈里发领导下的军事侵略进一步损害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宗教被用来认可这种扩张，而且战争总是有办法混淆最根本的企图。神学讨论的记载很有限。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穆斯林阿拉伯统治者不鼓励与被占领地居民亲善，他们把军队驻扎在附近的要塞城镇里。

不过也有一些亮点。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积极的沟通在约翰一世、安条克牧首、聂脱利依首亚布三世牧首、管辖科普特主教们的 Nikiu 的约翰教区长的记录中都有记载。由于对扩张王朝统治的需要，哈里发经常征求基督徒的帮助。叙利亚的基督徒对统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沙漠阿拉伯部落学会了如何管理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一个混杂的帝国。定都于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挪用了许多拜占庭王国的政策和做法。基督教不断的贡献帮助穆斯林完成了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梦想。

商贸和信函的往来给双方都带来了益处。皇帝里奥三世写信澄清了一些穆斯林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他敦促穆斯林通篇阅读圣经经文，并答复了圣经败坏的指控。他不但解释了基督的本性和成就、审判与复活、死后的世界，还解释了圣灵的工作。里奥的信对乌尔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一个改革者，乌尔马也与格雷戈里教皇和大马士革的约翰进行了对话。在乌尔马和格雷戈里两人之间，人们不难看出由忠心真挚的对话所带来的益处。不幸的是，有些穆斯林对基督徒们所居的高位心怀嫉妒，迫使乌尔马监禁了那些政治意见不同的人。财产、地位和压力引诱许多人改信伊斯兰。

倭马亚时期

大马士革的约翰（665-750）表现出了在伊斯

兰教徒中间做有效见证所需要的一些品质。这位基督徒身居高位，是哈里发的私人顾问。他的作品显示出其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信仰的了解，以及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对话风格。在他针对异端问题的书里，他将伊斯兰归入犹太基督教的衍生信仰。可惜的是，他从同情的学术角度转到了言辞攻击。很难分清对话何时开始转变为争论。在他辩论的作品中，他描述了一个基督徒应该用以回答穆斯林问题的技巧。如此的争论可能严重削弱了对福音敏感的寻求。这种反应的方式影响了若干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沟通。这需要极大的耐力来超越基督徒和穆斯林从希腊哲学家那里借鉴来的辩论模式。要使基督教护教学采取一种更像对话式的语气可能需要另一个千年或是更长的时间。

阿拔斯时期

许多基督教领袖继续担任医生、财务大臣、政治顾问等职。依次地，穆斯林解决了在雅各比派、马里奥奈派和聂脱利派之间的纠纷。基督徒教授在亚历山大、巴格达、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大学里任教。人们对物理学、天体学、哲学和文学知识非常渴求。古典文学从希腊文和拉丁文被艾德萨的西奥多（死于 785 年）等学者翻译成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当时是一个神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阿拔斯的统治时期，从公元 750 年至 1258 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受到了理性主义的影响，遭受了“动脉硬化”的折磨，而变得有些迂腐。Al-Ashari（死于 935 年）的学究式神学代表了一个学院化的宗教。Al-Ghazali（死于 1111 年）试图通过从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恢复一种从经验出发的信心，而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又是从基督教的源泉吸取了许多东西，但仍然缺少了很多东西。伊斯兰和西方却彼此隔绝开来。



友善虔诚

叶尼在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长大，她认识的基督徒都是中国人。作为一个年轻人，她注意到这些基督徒们与她所认识的其他人都不一样：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吸毒。叶尼自己曾参与过所有这些活动。特别让她惊讶的是这些基督徒对待他人的慈爱方式。不过她从来都没想过要了解这些基督徒的真主：叶尼的族人都是穆斯林。

当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三位基督徒需要找个地方住下的时候，叶尼的家人把自己家的几个房间租给了他们。这些外来人一直呆了两个月。叶尼发现他们有些与众不同，这不同之处非常吸引人。“他们都非常的诚挚，非常友善，”她解释道。虽然他们三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彼此非常照顾，对待他人也满有爱。他们没有人抽烟、喝酒、吸毒，而这些激励了叶尼审视自己的生活。

这些人离开小镇之前，他们请叶尼和他们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尽管她并没全部明白她都祷告了什么，但是真主却让叶尼深信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现在我也是尔萨-麦尔萨，耶稣弥赛亚的一个追随者。”

源自：一个苏门答腊信徒与一个迦勒项目调研队的谈话。



穆斯林的很多医院都是基督徒创立的

公开的讨论真主通过基督救赎实现的统治可能还要另一个千年才能实现。基督徒，作为顺民，是受到保护的，然而却仍然处于 Millet 体系之下，他们挣扎着转向科学和技术（正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1976 年，基督徒们在中国所做的）。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许多基督徒为逃避人头税和政治压力而成为穆斯林。相反，有成百万的基督徒面临着殉道依然坚持住了自己的立场。

聂斯托利派教区长提摩太，在他大量的个人信件中（公元 780-823 年），揭示出一种对福音宣教不计代价的献身精神。他曾在公元 781 年在阿拔斯哈里发 al-Mahdi 的朝廷上用两天的时间表述了东正教的信仰。哈里发赞许了提摩太意义丰富的神学，但对他无法接受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感到遗憾。他们在对真主的合一性和三位一体性的讨论中也有意见分歧。对提摩太来说，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缺乏神迹的确认，而这对聂斯托利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认可标记。其他的基督徒，比如 Al-Kindi（公元 830 年）在他们的对话中就没有这么仁慈了，而且与分享真主的恩典比起来他们似乎更关心不利于穆罕默德的得分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替代了福音。只有在保留圣经基础的讨论中，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话才会更有成效。真主的话语为两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一起经历真理的幽静之处。

这里有一个教训是我们不可忘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者都宣称是基于真主的启示。伊斯兰教承认圣经的权威性，即使有时候指责圣经已被败坏了。别无选择的，穆斯林矢志相信一个事实，那就是真主显示他自己并且保护他所启示之事。

我们从旧约开始谈起会很顺利。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话必须要奠定在真主已经成就的事的基础之上。最好是从基本的圣经真理开始：创造、堕落、救赎、合约和国度。问一问亚伯拉罕信仰的基本问题：在真主的眼中亚伯拉罕如何得以称义（创世纪 15: 6）？

穆斯林和我们的犹太教邻居们需要认真审视这些基础问题。我们分享的共同基础多的让人惊奇。由于穆斯林背景人群的大量涌入，现在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处在同等的环境下。他们有许多新机遇可以进行对话，履行基督让我们做见证的呼召，并收获一个充满美好祝福的多文化丰收。

早期革新宣教范例

起初，欧洲出于恐惧回应了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扩张威胁到了欧洲的存在。所以西方文学中随处可见对其的尖刻讽刺也不足为怪。穆罕默德和穆斯林总体上在中世纪欧洲被冠以恶名。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正确信息开始再现，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积极的基督徒见证范例开始涌现，比如 Peter the Venerable, Abbot of Cluny (1092-1156); Peter of Lombard (死于 1164 年)，《审判》的作者；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1226），方济各会的创建者；Raymond of Penaforte（死于 1275 年），曾在北非和西班牙赢得了许多的穆斯林归主；Thomas Aquinas（死于 1272 年），其《Summa》非常关注向其他宗教的人做见证的问题；还有 Roger Bacon（死于 1292 年），总是争取以没有任何偏见的眼光看待他人。十三世纪的最后部分可以被称作“希望的年代。”

中世纪时期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之一是雷蒙德·鲁尔（1232-1315）。深信他说服大家暴力只是徒劳（即十字军），并且在大约三十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在真主面前立下誓约，要以基督的灵服事穆斯林世界。五十余年他一直全心投入到有果效的见证所必需的三件事情上。

首先，鲁尔探索对穆斯林人民的语言的一种准确详尽的了解。九年卧薪尝胆般的阿拉伯语学习后，他终于在他的家乡玛究卡建立了一所大学，培训方济各会的修士或修女们。他敦促教皇又建立了五座大学，专攻语言、地理和文化。这些学府当时建立在罗马、波伦亚、巴黎、牛津和斯拉马卡。他亲自在巴黎教授圣经和宣教学研究，曾多次向教皇和国王请求凭着爱心向穆斯林传福音。

其次，鲁尔的文学作品多达几百部。他的自传体灵修作品《爱与被爱之书》当时盛行一时，他的《真主的一百个名字》也同样被广泛使用。通过在北非突尼斯向穆斯林做见证，他证实了

“基督的真理。”显示了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信仰。

第三，鲁尔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在突尼斯，他还是会为基督做见证并把归主的人聚集在一起，尽管他知道这样做是完全被禁止的，其代价甚至是死亡。他寻求一种公开的论坛，一种宗教的议会。他与领袖们讨论了伊斯兰的弱点：特别是在伊斯兰教中真主的概念里爱的缺乏，真主的形象里和谐的缺乏。鲁尔在八十多岁的时候殉道（1315年6月30日），以其楷模式的一生而闻名。他的一生由这样的一句座右铭所塑造：“无法爱的灵魂，也无法生活。”

鉴于篇幅的限制，我就不对罗马天主教和对穆斯林持有一个更健康的态度的前革新者进行一番彻底论述，我也不能对萨拉森人做更丰富的介绍，讲述对他们的热情。每当新教徒们得知改革者们，比如马丁·路德（1483-1546）和约翰·加尔文（1509-1564），在形成一个清楚的宣教概念的过程中总是进程缓慢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到忧虑。然而路德却为更新教会和提供牧师早已十分忙碌。他有一颗“派遣”的心，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源。他还曾争论过教皇应该派遣福音宣教工人而不是军队去土耳其。

学术上，约翰·加尔文深信只有一个革新的教会才能把福音带给万邦。他与三百名居住在巴西，向当地的印度人传福音的瑞士-法国加尔文主义信徒互通信函。但不幸的是，这些书信已经无从查找。然而，加尔文的一位至高上帝和一个罪恶世界的全球异象后来形成了现代宣教运动的推动力。

宣教方法的亮点

从1800年至今，基督徒在印度的见证（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已经提供了许多与穆斯林进行有效沟通的深刻见解。William Carey, Henry Martyn, 和宣教 chaplains, Thomas Valpy French, Robert Clark 等人学会了如何面对伊斯兰教而避免因争议性的方法所带来的尖锐冲突。Alexander Duff, J.N. Farquhar 和 A.G. Hogg, 与其他人一起，了解到家庭教育可以成为预备福音之路以及装备当地未来领袖的一个载体。医疗事工和其他的社会服务在印度彰显了真主在基督里的爱的真谛，并给本地教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境遇。

福音宣教工作在近东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关注。圣公会和新教派教会很快意识到，如果基督教要恢复其更大的使命，东正教教会长期承受 millet 体系的痛苦而衰弱的势力需要复兴。长老会，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和其它组织联合起来鼓励这些东方教友们，也联合起了有限的穆斯林宣教工作。由萨姆尔·茨维莫和詹姆士·康丁创办的阿拉伯宣教事工的先驱宣教工作从美索不达米亚山谷一直延伸到科威特、巴林和阿曼。

二十世纪的亮点是天普·盖得纳，被派往埃及的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的宣教工人，和萨姆尔·茨维莫，美国新派教会的宣教工人。后者不知疲倦地努力，在建立从印度尼西亚到埃及、到欧洲、到普林斯顿的大联合网络之前，为在阿拉伯湾的工作和教会奠定了基础。茨维莫的改革主题“宣告”影响了自1938年马德拉国际宣教委员会大会之后的整个一代宣教工人。盖得纳对当地教会的文化和严峻需要非常敏感。

伊斯兰学者，他拥护“基督徒在伊斯兰中间的力量”这一在 Kenneth Cragg 的卓越领导下成熟起来的方法。在茨维莫和盖得纳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至今仍可以帮助在伊斯兰中间福音宣教大联合的基督的仆人们的一种平衡。

尊重古老的东正教教会和当地福音教会

仔细阅读历史我们会更加感激在穆斯林土地上的东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那些经受了伊斯兰十四个世纪多的严酷统治、仍然抱有生机勃勃的信心和爱心的人值得我们去学习。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希腊人、涅斯托里人、科普特人和其他的东正教教会是如何保守他们信仰的呢？在伊斯兰教的势力下，他们仍然保持着上百万人在基督的名下的肢体生活。在着手进行新地点的创造性先驱努力之前，我们有责任从这些“活圣徒”那里尽可能地学习，并在福音里面与他们形成一个伙伴关系。

当第一批新派圣公会教会的宣教士们在十九世纪抵达中东的时候，他们为这些东方教会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辩论着是否这些东方教会在不先经历一次复兴的情况下可以做见证。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即使经历了痛苦的考验，他们作为受逼迫的少数仍然为基督做着见证。自从那时起，东方的基督徒们就已经赢得了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友们的注意。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本土的福音教会出现了。他们代表了现代福音宣教运动的成果，主要是新派长老会和圣公会工人们的果实。这些在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和海湾诸国的福音工人们在为当地人和数以千计的海外工人及专业人士们提供教会家园方面功不可没。比如说，在科威特的前阿拉伯事工（始于1914年）成长为国家福音宣教教会。在那儿一个生机勃勃的阿拉伯教会作为东道主，为其他民族的教会服务，包括一个代表来自全球人民的英语国际教会（组建于1962年）。

每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许多小组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祈祷、管理并团契。这是一个真正的合一的基督教会，圣洁、无偏见的使徒的信心之家。这是福音宣教大联合的教会。除了

新派教会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会。在伊斯兰的阴影之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被圣灵联系在一起为要敬拜、见证。

如果没有这些本地肢体的合作，那些巡回宣教士或先驱见证者们的工作不可能有果效。令人瞠目的是一个旅行的新教宣教士访问了一个在科威特或巴林的孤立的聚会后就汇报说，在那片土地上只有“一打”基督徒，而忽略了在那儿还有成千上万的勇敢地活出信仰的人。我们一定不要低估当今真主作为的深度和广度。同样，在我们与穆斯林关于真主选民的群体形式的谈话中，必须为超越目前教会形态的、在基督里的真主国度做见证。

宗教自由的问题

穆斯林还没有经历过教会在宗教改革过程中经历的那种大变动，即逐渐摆脱各种政治的“原则和权利”，并不得不学会在一个多元化世界里作为一个信心的团体而生存。因为伊斯兰长久以

来把自身看作一个极权主义体系，每当它失去控制时，都会感到挫败。

及至现在，穆斯林国家在联合国公约中的宗教自由的问题上还是在挣扎。尽管最近有多起基要派反应，不断增加的现代浪潮既不会放过穆斯林也不会放过基督徒。宣教人士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分化、多元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们也可以作为辅助物。瓦解了传统和肤浅宗教的力量也同样可以为与永生真主的一次新鲜邂逅预备道路。宗教，而不是世俗主义，会获胜，但将是一种革新的信仰。基督徒和穆斯林还有犹太教徒们都会在历史的检验当中谦卑下来。基督徒们将继续成为宗教自由的拥护者，给万族和万民提供回应真主的主动和造访的空间。

直到教会能够真实地活出真主国度的样式，教会才能够在基督里变成万民与永活真神之间和好的桥梁。直到穆斯林和犹太人还有其他人贴近真主在基督里的统治，他们才能够被吸引到弥赛亚的团体之中。如果教会既是将要到来的国度的接受者又是中介的话，转变则是对它的呼唤。



伊斯兰的人权

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于 1976 年 3 月成为国际法，由 151 个国家签署认可（见第 272 页上的《为什么我们要与万族分享耶稣的好消息，包括穆斯林？》）。《国际人权宣言》，即 1948 年《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在第 18 章同样强烈的支持宗教自由：

每个人有权享有思想、意识和宗教的自由；该权利包括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或单独或与他人，无论在公共场合或私人场合，在教育、行为、敬拜和观察过程中证实他的宗教或信仰。

除这些对宗教自由的国际承诺外，伊斯兰教委员会（伦敦）也发表了《国际伊斯兰教关于人权的宣言》。它规定：

第 12 章 信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权

- 每个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制范围内享有表达其思想和信仰的权利。然而，无人有权散布谎言或发行可能伤害公共庄严的报告，或肆意毁谤、影射、诽谤他人。
- 追求知识、寻求真理不仅是每个穆斯林的权利，更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
- 每个穆斯林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并反抗（在法律规定限制范围内）压迫，即使是牵扯到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 不可禁止传播对社会安全或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危险、在法律限定范围内的信息。
- 无人可以侮辱或嘲弄他人的宗教信仰或煽动公众对他们的敌意；尊重他人的宗教感受是所有穆斯林应尽的责任。

第 13 章 宗教自由权

每个人有权享有与其宗教信仰一致的意识 and 敬拜的自由。

源自：www.ispi-usa.org, www.un.org

深入学习 - Ergun Mehmet Caner 和 Emir Fethi Caner 的作品《基督教圣战》。www.kregel.com

尾注： - 1. Millet, 一个独立的非穆斯林宗教团体；一个特定宗教的团体，在穆斯林控制之下，有权使用其自己语言；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征收并向穆斯林政府缴纳赋税；维持审判自身成员的法院。每个 Millet 都有一个领袖，负责向穆斯林政府纳税并监督其团体内成员的好行为和忠诚。

世界关注一览表

作者：敞门事工 Brother Andrew

由 Brother Andrew 建立，（《真主的走私者》的作者），开门事工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在限制和逼迫下生活或面对限制和逼迫给与鼓励并预备。

选自《世界关注一览表》。经允许使用。
www.opendoors.org



排在世界观察一览表（WWL）前五十名的国家的是根据宗教自由各方面的考虑，比较基督徒的法律身份和他们面临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而排出的，主要关注的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可能阻碍一个国家宗教自由的事实因素上。在前十五个国家里，有九个是穆斯林国家（用黑体字表示）。

排名前 15 位的国家

1. 北朝鲜
2. **沙特阿拉伯**
3. 老挝
4. 越南
5. **伊朗**
6. **土库曼**
7. **马尔代夫**
8. 不丹
9. 缅甸
10. 另外一个大国家
11. **索马里**
12. **巴基斯坦**
13. 阿富汗
14. **科摩罗**
15. **苏丹**

其他国家

剩余的三十五个国家里，有二十七个国家是穆斯林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厄立特里亚、埃及、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北部）、利比亚、摩洛哥、卡塔尔、突尼斯、俄罗斯（车臣尼亚、卡巴蒂诺巴尔卡亚、达及斯坦，和塔达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拉克、吉布提、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土耳其、毛里塔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库尔德斯坦、阿曼、科威特、约旦、孟加拉、叙利亚、巴林和马来西亚。

在前十名内

在严格的沙特阿拉伯伊斯兰王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宗教自由。基督徒们和其他非穆斯林不允许聚会进行公开敬拜。在 2003 年，几个外国基督徒被捕，有些随后因为与基督教活动的联系，比如参与家庭教会，而被驱逐出境。不允许基督徒持有处于一个穆斯林之上的职权地位，所以这些人

中的一个成为其工作单位的经理可能是导致其被监禁的原因之一。然而，被捕的基督徒囚犯总数低于 2002 年。

2003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限制宗教自由。在这个国家里少数的宗教团体常常因为他们的信仰遭到骚扰、恐吓和歧视。在最新的世界关注一览表里，伊朗从第 10 位跃居第 5 位，显示出其逼迫程度的明显增加。在去年，基督徒因宗教信仰被捕和无审讯被拘禁的数量大幅增加。许多有伊斯兰背景的基督徒都因为他们的新信仰而遭受过身体上的伤害。

在土库曼这个国家，宗教自由受到极端的限制。2002 年底试图刺杀总统尼亚佐夫事件，以及确保政府控制的加强，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局势对基督徒们更加紧张了。在 2003 年期间，信徒们因为信仰遭到骚扰、威胁、罚款和监禁。土库曼通过采用一项新的宗教法增加了对信徒们的压力。新宗教法规定所有未注册的宗教活动都是违法行为。这是对其已经签署了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一个明显的违反行为。少数其它宗教的成员现在极易受到犯罪指控，而且违反这项法律的处罚至多可达到一年期的“劳动改造”。

在马尔代夫群岛，限制宗教自由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伊斯兰教是官方的国教，宗教自由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要求所有公民都是穆斯林，而且禁止在任何公共场合下进行任何其他宗教行为。允许非穆斯林的外国人在私人场合进行宗教活动，但不可以邀请本国公民参加。在这个国家里不允许有教堂，而且禁止从境外带入非穆斯林的宗教材料，非本国公民私人使用的除外。仅有的几个当地基督徒在秘密和极度孤立之中维持着自己的信仰。如若被发现，他们可能失去公民地位。

情况恶化了的穆斯林国家

在厄立特里亚，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广泛的实行了一项禁止“新宗教”行为的法律，三百余名基督教福音工人目前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囚。五旬节派教会的信徒成为了这项法律的主要牺牲品。几个人遭到殴打，而且有 60 多名青少年基督徒被锁入金属货运集装箱里，并被逼声明弃绝信仰以换取自由。于此同时，厄立特里亚政府继续否认这个国家存在宗教逼迫问题。

去年在孟加拉，一位基督教福音宣教士在播放了一个基督教影片后被谋杀，这一事件进一步证实了反对基督徒的暴力在不断增加。自从 2001 年 10 月一个基要主义伊斯兰政府的当选之后，伊斯兰民族主义情绪明显的急剧上升。

情况有所改善的穆斯林国家

在巴基斯坦，2003年大规模攻击教会或基督徒致使基督徒受伤或被杀害的事件比2002年有所减少。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的处境已随之有所好转，因为随着伊斯兰教情绪的上升，特别是自从美国在伊拉克领导的战争以后，情况仍然十分压抑。可能是由于政府决定要将一所前教会学校的所有权归还给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堂区，该神父被谋杀；对三名基督徒亵渎圣物的指控被撤销；但仍然有另外两名基督徒被指控焚烧古兰经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一人因被指控亵渎圣物也被判刑。

与前些年相比，反对基督徒的主要袭击和屠杀事件的减少使尼日利亚的情况也少有改善。但是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在北部沙利亚（伊斯兰教教法）各州，并没有减轻。有几所基督教学校遭到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袭击，这些极端分子要求女学生佩戴穆斯林的蒙

头巾。数以百计的学生和教师在这些袭击中受伤。在卡诺州，所有国立政府管理的学校里的女学生们现在都必须佩戴头巾。本来只应该影响穆斯林的对沙利亚的加强，现在正在践踏非穆斯林的权益，基督徒在好几个州被沙利亚法庭判为有罪。虽然在过去一年中，总体情况有所改观，但基督徒们仍然因为他们的信仰被杀害，教会仍然在遭受着袭击和破坏。

随着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垮台，政府对基督徒们的压制在伊拉克和其北部库尔德斯坦地区已经消失了。然而，从根本上来讲，压力仍然存在。少数宗教派别是这个国家战后无法律、无平安状态的主要受害者。一名库尔德信徒因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被杀害。整体上的不安全给罪行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比如杀人、强奸和财产没收，都免于受罚。基督徒们面临着伊斯兰成员的公然歧视。两个人因为其商店里出售过酒类饮料被谋杀，在侯赛因统治时期，这类工作允许基督徒参加但禁止穆斯林参与。



中国的穆斯林

虽然穆斯林仅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但他们的人数超过两千五百万，来自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鞑靼、萨拉、侗乡和回族。尽管人数众多，中国的穆斯林在整个国家里只是少数，与印度的穆斯林情况非常相似。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族，数量超过一千万。这个民族的成员分布在中国的所有省份，在一些省份更为集中。回族占中国北部黄河沿岸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在这个地区，百分之三十四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即当地的主要宗教。

回族人是在蒙古人和中国穆斯林商人的后裔。他们讲普通话，即中国通用语言，但许多人在城市中心的聚居区内仍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在农村地区，回族人饲养牲畜，并以务农和旅行经商维持生计。回族人口通过移民、通婚甚至收养而增加。回族家庭收养汉族（占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孩子，把他们抚养成回族。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人群，回族可能会面临社会歧视。然而，他们还是享有多项政府提供的补贴和特权，比如牛羊肉补助，重建清真寺的补助，另外政府允许出版和销售伊斯兰教读物。

源自：Operation World, www.chinasource.org, www.tconline.org.

基督徒对穆斯林应持态度的声明

作者：加速国际福音宣教策略委员会 *Accelerating International Mission Strategies*

由加速国际福音宣教策略委员会（AIMS）和以伊斯兰世界为目标的 AIMS 成员组织共同草拟。 www.aims.org

选自加速国际福音宣教策略委员会的《基督徒对穆斯林应持态度的声明》，第 117 页。经允许使用。 www.ijfm.org



目前统计数据显示，西方对在穆斯林中间的基督教工作的捐助还不到西方宣教资源总量的百分之二。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是由对穆斯林世界总体上的错误概念造成的。由于 1990 -1991 年海湾战争、人质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这些错误的观念在西方国家尤为严重。国内媒体和宗教团体内部的普遍形象可以造成暗示穆斯林是敌人、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结论。

我们按圣经的命令，爱所有的人，包括穆斯林。作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我们有责任服从在马太福音 28：18-20 节的大使命，无例外、无条件、有效地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万民。

不管我们为世界宣教做出过多少努力，我们并没有成功地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穆斯林世界的工作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后，我们将竭尽全力保证对穆斯林世界的态度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在各各它的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类所表达出的同样的爱。

我们，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相信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与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承认：

1. 我们没能了解穆斯林人民许多情感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以色列这个国家。
2. 我们纵容们错误的观点和了解的缺乏，导致我们对穆斯林人民错误的态度和爱的缺乏。以至没有设法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3. 我们为相信并保持对穆斯林人民的误解、偏见和某些情况下的敌意和公开的憎恨感到内疚。

4. 当圣灵在穆斯林心中工作并给这些国家要了解真正基督教的饥渴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主的时间安排。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圣灵通过基督徒见证和直接的启示在穆斯林人民中间做工。

我们为对穆斯林报有的漠然和敌对的态度懊悔。悔改是带来心意改变的决定，而这个心意的改变反过来会带来一个目的和行动上的改变。和解是我们悔改的目标。在和解的努力中我们发誓要：

1. 坚定地 为所有穆斯林人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热切祷告。
2. 坚定地 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能够培养出对穆斯林的关怀、爱和原谅的态度而热切祷告。
3. 在我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驳斥任何我们遇上的基督徒群体内的有罪的态度。
4. 热切地推动为穆斯林人民的祷告、救援和协助发展工作，穆斯林人民当中有些是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有限，也最深受暴力危害的人民。
5. 以祷告和经济上的援助，坚定地支持已经在穆斯林世界工作的弟兄姐妹们。
6. 热切地祈求，并在确保所有的穆斯林都有机会了解并回应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工作中寻求真主给我们个人的旨意。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与居住在我们周围和全世界的穆斯林建立友谊并分享我们的信仰。

是什么吸引穆斯林女性归向基督？

作者: Miriam Adeney

Miriam Adeney 博士, 专业研究人类学, 是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全球城市宣教学的副教授。

选自 Miriam Adeney 的作品《伊斯兰的女儿: 建立与穆斯林女性沟通的桥梁》, 第 18-21 页。经允许使用。
www.ivpress.com



当我们写关于穆斯林女性来到基督里面的文章时, 并无意对伊斯兰不敬。与穆斯林们在一起的时间里, 我欣喜地发现他们对真主本性的认识非常高; 他们的生活充满祷告; 他们注重群体; 他们坚持信仰必须在公开的场合表达出来; 他们关心社会中的不同民族。一次又一次, 伊斯兰教把我们带向我们的创造主。

然而, 如果一个信仰不能把人在基督里带向真主, 那么它就错过了核心。在基督里, 真主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通过基督的死, 真主经历了人类深刻的痛苦。通过基督的复活, 真主发生了新生命的力量, 改变生命的力量。穆斯林不断地称真主为“满有仁慈和怜悯”。在基督里, 真主最完全地彰显了这些本质。正是因为这点, 穆斯林女性才归到基督里面。通过基督, 她们曾经认为很遥远的、那位陌生的真主成为了她们个人的天父。

穆斯林女性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途径多种多样。有些人通过读福音故事, 有人因为在异象和异梦里看到耶稣, 还有人在与魔鬼或邪灵的挣扎中发现耶稣的名给他们带来释放和帮助。

有些人曾在不健康的关系中倍受虐待, 后来经历的耶稣给她们的医治和尊严。有些人看到过公义的理想典范, 渴望在她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到正义。她们发现这力量存在于主耶稣里面。有些人信主因为基督肯定女性。有些人的生活曾经混乱不堪, 但心底渴望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道德基础。还有人畏惧死亡, 渴求重返乐园的确据。我曾采访过的两位女性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一心一意地渴慕真神。许多人归主因为她们的家庭决定要共同跟随基督。

穆斯林女性也是人, 而且她们的动机很复杂。然而, 在这些历程中有几个转折点不断反复出现: 圣经、经历灵界的力量、基督徒的爱、性别和美的事物, 以及社会公正问题。

穆斯林女性服事事工的神话

在普遍的想法和人类学研究中, 宣教工人时常被贴上家长式作风、判断人、以恩赐态度待人, 以及殖民主义者的标签。比如在爱德华兹《东方主义》的书中, 他认为帝国时代的宣教工人和其他国外生活的人是通过西方的眼镜看待穆斯林历史、文化和道德。是不属实的。

的外国人都以西方人的视角观察穆斯林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因此他们的报告是不切实的。¹



在一起聊天

对此有一些事实报道。在一份前美国女性事工组织创办的杂志中, 1866 年的一篇文章评论道: “在东方许多地方对女性的贬低没有得到基督教国家的足够重视。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使女性作为理性和虔诚的个体区别于其它受造之物的祝福。没有这些, 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² “异教徒女性的可悲出境” “完全陷入黑暗之中”、“不受喜悦的姊妹们”、“可怜、可悲、被践踏”这些字眼常常出现在十九世纪, 那个整体宣教事工, 特别是女性事工的“伟大世纪”。穆斯林国家里当然存在虐待女性的情况, 就如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现在即使在充满爱的穆斯林家庭里, 数以百万的女性仍然需要接受教育、保健、可以赚取收入的技能, 最为重要的是福音。

然而, 当我们注重其它文化的弱点时, 我们就会错过其长处和美丽之处。我们也会忽略我们自身文化中的罪。比如说, 当穆斯林们听到堕胎、乱交、对父母不敬和对长辈的忽略时, 他们都会感到惊骇。不管怎样, 即使是在帝国时代的顶峰时期, 女宣教士们也常与当地女性紧密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女性事工从来不是仅仅动动脑筋就行的。它总是以一个整体出现, 灵、魂、体都参与其中。而且随着女性们一起工作, 一起休息, 一起开怀, 一起哭泣, 实际意义上的共鸣也被培养起来了。姐妹之间情谊的建立跨过文化差异, 也不管宣教士的思想意识是怎样的。³

有些早期女宣教士们看到了她们的文化和福音之间的差距。1903 年在伊朗, Winifred Westlake 博士写道: “我们不想使那些波斯女人英国化, 对吗? 当然不, 如果真主可以使用我们把她们从伊斯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她们带入基督的福音的光照中, 她们会按照真主的旨意发展, 又有

谁能料想她们在真主的荣耀里可以成就什么样的事呢？”⁴

今天有关穆斯林女性事工出现了新的假定、新的“神话”。有些人注重事工策略。这样的“神话”会误导我们：

神话 1

穆斯林女性是被动、顺命的。她们很少为自己着想，也不想发挥什么领导作用。

神话 2

除非她们的丈夫也成为基督徒，穆斯林女性通常不能来到主的面前。

神话 3

与一个儿子或丈夫信基督比起来，如果一个女儿或妻子信基督，这个穆斯林家庭会觉得更受威胁。

神话 4

穆斯林女性和男性可以一起有效地听福音，一起有效地接受培训，可以使用同样的策略和同样的经文。

神话 5

如果没有一个基督徒男性可以向男人们传福音的话，就不应该向穆斯林女性传福音。否则，就是人员管理不善，由于女性不会带领长久的团契。

尾注：

1. Edward Said, 《东方主义：西方对东方的概念》。
2. Judith MacLeod, 《女性联合事工协会：一个持续服侍的故事》，第 12 页。
3. Erik Freas 的《宣教世界里的穆斯林女性》，第 141-164 页；以及 Francis Dehqani 的《CMS 女宣教士在波斯：对穆斯林女性与伊斯兰教的见解》第 99-119 页。
4. Francis Dehqani 的《CMS 女宣教士》第 118 页。

考虑一下神话 4 和神话 5。女性可以和男性以一样的方式接受福音和门徒培训吗？女性宣教工作应该被归纳入男性宣教工作吗？整个家庭一起跟随耶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在一个环境里如果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共同做出的，那将是多么自然和谐呀！不幸的是，伊斯兰教如此抗拒耶稣的主权，即使一个家族起初一起听到了福音，各个家庭成员还是会制止彼此更靠近福音。然后，单个的追求者就必须暗自求索真理。有时候与女性交谈的机会会先于与男性交谈的机会出现。有时女性基督徒可以比男性基督徒先开口传福音。有时女性所受的虐待，以及女性世界的丰富，呼唤着一个有性别区别的接触方法。

夏甲肯定会与此产生共鸣的。带着强烈的母性、对沙漠生活的适应，活生生的灵和颤抖的脆弱，夏甲要为她孩子创造未来。他们在荒野中饮了真主赐下的泉水后，得到了恢复。孩子长大并成为强壮的猎手。后来，夏甲给他从埃及娶了一个妻子，他又生儿育女。他的后代中有些出现在以赛亚所见的异象当中，即在末了的时候真主的宝座周围所环绕的庞大队伍之中。尼拜约的后裔，夏甲的第一个孙子，以及基达，另一个孙子，都在队伍之中。他们不再是外人。真主接受他们的祭。（以赛亚书 60: 7）。

 **第 9 课基本阅读部分到此结束。**

 **浏览：查找第 9 课完整阅读资料。**



妇女的人权

在伊斯兰教里的女性权利是由古兰经、圣训、沙利亚律法和当地习俗决定。论到一个女人离婚的权利时，古兰经和圣训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其存在。但是不同法律学派对这些条件的理解也不同，这些条件在各个国家或被加强或被革新，视那个国家的传统而定。古兰经并不允许女性接受割礼，但有几条圣训提及此事；它在沙利亚法律中不是强制性的，但也不被禁止。在非洲，女性割礼，早在伊斯兰之前就存在的做法，因为文化原因今天仍然持续着。

伊斯兰群体可能会强制执行严格的释译，基于当地的礼仪和对伊斯兰律法的狭隘阅读，拒绝给予女性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和温和派反对这些严厉的观点，相信这些观点在古兰经里的基础很少，而是更多的建立在微弱的圣训和文化传统上。他们正在推动一个“回归古兰经”的运动，相信它可以映射出一个对女性更宽容的态度。他们敬仰尊崇穆罕默德，他作为一个女性的解放者，禁止杀死女婴并给予女性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国家从未听闻的独有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一个女性拥有财产的能力，受教育的能力，赚取并管理自己钱财的能力，谈判婚姻条件的能力，受到丈夫的供养并在其所有妻子中受平等待遇的能力，得到丈夫在性方面的满足，以及离婚的权力。

并不出乎意料的是，古兰经的教导和社会如何实际应用并不一致。在伊斯兰的名义下，侵犯女性权益的情况不但存在于婚姻和家庭方面，也存在于个人自由方面。在沙特阿拉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隔离达到了极限：女性不允许开车，因为她们不能揭开面纱拍驾驶证的照片，或者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她们可能会与男性交通警察接触，或者因为没有男性行为监督人的监护。

许多穆斯林国家正在尝试一个新举措：遵照伊斯兰法律的同时，以更敏感的方式应对执法不公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源自：Fran Love, www.frontiers.org

讨论问题

1. 从过去的穆斯林宣教事工的途径中你学到了哪些原则？
2. 根据对以往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努力的评价，你认为有哪些范例可以继续效仿？你会有哪些不同做法？
3. 大部分 **MBB** 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苦，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你和你所在的团契来说“为基督受苦”的含义是什么？

推荐阅读和活动

阅读: Thomas L.Friedman 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www.anchorbooks.com

William Miller 的《我的波斯朝圣历程》。 www.wclbooks.com

观看: 一部以穆斯林世界为题材的好莱坞影片，比如 *Hidalgo*，由 Viggo Mortensen 主演（2004 年）； **不可**
以没有我的女儿，由 Sally Field 主演（1991 年）； **沙漠之舞**，由 Anthony Quinn（1980）主演； **风与**
狮，由 Sean Connery 主演（1975）。鉴于你在这个课程中所学的，你对这些影片对穆斯林的表现方式有何看法？

祷告: 召集一组基督徒朋友在星期五中午为穆斯林祷告。

订阅: 通过订阅一份免费的《Saudi Aramco World》杂志更多地了解穆斯林世界 www.saudiaramcoworld.com

浏览: 由 www.encounteringislam.org/lessonlinks 发掘相关网站。

记录